

電光石火

上個月，第三十五屆中國新聞獎審核委員會，公布了在評選時發現的有代表性的差錯案例。其中一則就是將成語「電光石火」，誤為「電光火石」。今年初，《咬文嚼字》發布的「二〇二四年十大語文差錯」，也收錄了「電光火石」。足見這一錯誤，相當普遍。

筆者本人就栽過跟頭。曾經十幾年，腦子裏根深蒂固地牢記「電光火石」。直到讀高中時，某次有同學堅持說應是「電光石火」，相互各持己見，待翻查字典，赫然寫明「電光石火」。筆者頓時傻眼，從此不敢在文字方面過度自信。如今，看到文字類頭牌雜誌和國家級新聞獎項，都揀出這一誤用來廣而告之。鉤沉往事，心底又有些許安慰：自己只是犯了一個多數人都會犯的通病。

不過，若仔細推敲，這一錯誤本可避免。「電光」「石火」是並列關係，形容事物轉瞬即逝。「電光」即閃電之光，「石火」則指敲打擦擊燧石所迸發的火花。燧石也稱「火石」，是固態靜止的物體；而「石火」才是動態的現象，與「電光」同類。古人所說「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清楚說明了這一點。

古代的戲曲、小說、話本裏，這個詞也尋常可見。比如《隋唐演義》：「電光石火，人世頗短，而最是朱顏綠髮更短。」洪昇《長生殿》：「只他在翠紅鄉歡樂事過，粉香叢冤孽債多，一霎做電光石火。」《閱微草堂筆記》：「大抵如泡影空花，電光石火，一轉瞬而即滅，一彈指而倏生。」魯迅《阿Q正傳》裏也寫阿Q用手掌在王胡脖子上做了個砍頭的動作，王胡「電光石火似的趕快縮了頭。」

而現代人頻頻犯錯，很重要的原因是「火石」「石火」已完全從日常生活消失，沒有直觀認知，成了純粹的抽象概念，一不留神，便顛三倒四了。



狂野馴鹿肉

在芬蘭的茫茫雪原，如果你幸運邂逅一群馴鹿，先別急着感慨，抓緊時間把這「緣分」封存。也許再過幾小時，牠們就會從這裏被搬到餐桌上，成為一盤熱騰騰的肉湯。曾出現在童話中毛茸茸的可愛傢伙，到了真實場景裏，可就更實用了，牠們是交通工具，是文化象徵，也是冰箱裏的「常備食材」。

在芬蘭北部，薩米人跟馴鹿的羈絆有幾千年那麼深，作為游牧原住民，他們幾乎跟馴鹿的遷徙同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自然不會浪費掉一塊肉。而獨特的極地氣候，也讓馴鹿肉緊致結實，脂肪含量低得驚人，從健康角度講鶴立雞群，如果以文旅觀光為出發點，每年冬天成千上萬的遊客來追極光、滑雪，作為當地特色食材，自然也就「紅得發紫」了。

在赫爾辛基以北，幾乎每家餐廳都配有馴鹿菜單，從小酒館到米芝蓮，無一缺席。當地人做菜簡單質樸，不愛花裏胡哨的調味，但烹飪起馴鹿來也帶有濃濃的東方氣質。其中炒馴鹿（poronkärstys）就是最經典的一道，甚至還被芬蘭國家旅遊局列為十大美食之一。秘訣就是要有把鋒利的刀，肉切薄片，放在黃油中炒熟，再加鹽、黑胡椒，也可以撒一把當地的野生菌，最後淋點啤酒出鍋。配上熱氣騰騰的土豆泥，一口下去，寒意全消。還有更費時的做法，熏馴鹿肉堪稱一絕，先將馴鹿臀部的肉用鹽醃漬，再掛進冷熏房裏待上個把月，熏好的肉切成薄片，捲上奶酪或生菜搖身一變，就是高級餐廳裏的前菜；如果直接食用或隨身攜帶，那就是薩米人祖傳的口糧。對我們而言，吃馴鹿肉要看個人偏好，如果喜歡纖維或瘦肉的，初見就能上癮，但若是抵觸野味，或牙口沒那麼堅實，恐怕就只能遠遠相望，讓牠從食材，昇華成「精神符號」。



前幾天參觀一個數智媒體藝術展，看見一件測試人的情緒的裝置。站上去，雙手各握一桿，稍頃，對面的大屏幕上色彩湧動，一側出現「情緒類型」的判定。我試了一下，結果是「喜悅」二字。一位同行者站上去測試，出現的是「拘束」。她的結果，讓我們大跌眼鏡，因為她是最熱情開朗的，就在站上測試台前，還在和大家歡快說笑。不過，有個哲人好像說過，那些看起來開朗的人，內心其實埋藏着深深的憂慮。如果哲人說得不錯，那麼人工智能確實具備「透

時隔四年，劉震雲的新長篇《鹹的玩笑》出版上市，小說主人公杜太白在命運起伏中摸爬滾打，最後眼淚流到嘴裏，他啞啞出淚是鹹的，由此引出主題：世上許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淚把它開完。

劉震雲被稱為作家中的「段子手」，講過許多「鹹」的玩笑。《一句頂一萬句》裏，老汪在私塾講課講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徒兒們以為遠遠來了朋友孔子高興，而老汪說高興個啥呀，恰恰是聖人傷了心，身邊沒朋友，才把這個遠遠來的人當朋友。這是一個寫人的孤獨的

某日，兒子在家打開了平板電腦，讓我無意間看到其電腦屏幕是一個年輕人。該男子樣貌俊朗，上身穿着體育服裝，臉上帶着陽光笑容。我好奇地問兒子：「這是什麼人？」我只是隨口發問，也沒有特別目的。「那是一個廣告形象。」兒子隨口回答。「為什麼將之做成電腦屏幕？」兒子望着我猶豫了幾秒後回答：「你唔明啲喇。」我也沒再追問，讓他自行做功課去了。

這是雞毛蒜皮的日常瑣事，但其後數天在我心間縈繞不去。我沒打算

上月底，德國指揮大師蒂勒曼攜手維也納愛樂樂團在國家大劇院為京城古典樂愛好者帶來了兩場視聽盛宴。我買的首場，舒曼《第三號「萊茵河」交響曲》和勃拉姆斯《第四號交響曲》，整場下來耳朵極度舒適，酣暢淋漓。最後，曾共同演繹二〇二四年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指揮和樂團還返場了一曲《藍色多瑙河》，真是原汁原味的提前過年。藉着音樂會的餘溫，本周分享一張由德意志留聲機唱片公司於一九七四年灌錄並發行，「指揮帝王」卡拉揚執棒柏林愛樂樂團的舒曼《第三號「萊茵河」交響曲》。專輯封套選擇的是十九世紀德

跟舊生小聚，選址在灣仔，咖啡店紅白配色，木系裝飾，整潔醒目。牛油果牛肉沙律先上，菜蔬新鮮，牛肉惹味。再上無花果煎餅，灑上開心果碎，顏色吸引。

無花果，古有記載，見明代《山居本草》，專言：「無花果，一名『映日果』。又名『優曇鉢』，枝柯如枇杷樹。三月發葉如花構葉。五月內，不花而實，實出枝間，狀如木饅頭。其內肉採以鹽漬壓實令扁，日充果食。熟則紫色軟爛，味甘如柿而無核也。」無花果喜日照，故名「映日果」。「優曇鉢」，音譯自梵文Udumbara。「枝柯」即樹枝。「構」，無花果的葉，部分像有花邊的構樹葉。現在鹽漬無花果不常見，反而製成果乾的較多，用來煮湯、配沙律、作甜品，俱佳。

清代《清稗類鈔》同樣有談「無花果」，更傾向從植物學的角度切入，詳言：「無花果為落葉亞

視眼」，足以看穿人類的假面。

情緒易變，品性或性格則更穩定。從古代開始，把人按品性或性格進行分類的衝動就很旺盛。中國古人以德治為第一要務，人被分為君子、小人兩大類，若考慮到言行的偽裝性，還可以加上偽君子、真小人。西方古人重自然，古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認為人體內有血液、黏液、黃膽汁、黑膽汁四種體液，每種佔比不同決定了人的氣質差異，據此把人分為四類，即多血質、黏液質、膽汁質、抑鬱質。有位鑽研西方思想史的朋

「鹹」的玩笑。《我不是潘金蓮》裏，李雪蓮在一棵樹上吊，果農看到了讓她換棵樹試試，耽誤不了多大工夫，如果真要上吊還建議她不如去競爭對手的果園。這是一個諷刺社會上部分人冷漠至極的「鹹」的玩笑。在脫口秀節目上，劉震雲講舅舅讓他離開家鄉尋出路的故事，他說離開家會想家會有鄉愁，舅舅則說待在鄉裏會每天發愁。這是一個感嘆「家鄉留不住肉身，他鄉留不住靈魂」的「鹹」的玩笑。

以往聽過不少笑話，但過些時日還能記住的幾乎都是「鹹」的玩笑。

查根問底，深究那個廣告形象。對於現時社會上與年輕人有關的流行事物，不論是歌星、明星、電玩遊戲，我的確並不熟悉。一些歌曲、動畫，以至手機應用程式，我都不知其出處或操作方式。活至一把年紀，才發現自己不明白的事情越來越多。

「你唔明啲喇」，幸虧兒子的回應並不帶有歧視，否則我倆可能因此而爭執吵鬧。然而，這令我想起自己年輕時代，好像也曾試過向父親作出類似回應。「為什麼要留長髮？為何要穿喇叭牛仔褲？為何要去卡拉OK？」

國浪漫主義風景畫家約翰·巴赫塔筆下的萊茵河風光《龍崖、諾能維特島和羅蘭塞克堡拱門》局部。

畫家以一個平視的視角將萊茵河畔著名的三大景點盡收眼底。他並未選擇自巴洛克時期便廣泛使用的「V」型焦點透視構圖來呈現萊茵河風光，而是以「W」形態勾勒出山巒的此起彼伏。正中央以穩定金字塔形示人的山脈便是萊茵河畔的七峰山，頂端龍崖上的中世紀廢墟城堡隱約可見。山前湖面上的一

喬木，吳、楚、閩、粵皆有之。葉大而粗糙，三裂或五裂，花單性，淡紅，實為肉果，外部之倒卵囊狀者為花托，花多隱於其中。吾人食用之部分，即花托。實熟則紫色軟爛，味甘如柿，無核，中有消化蛋白質之成分，可助消化作用。」無花果樹葉，部分會有分裂的凹凸邊緣，故像花邊。花藏在內，托包在外，故名「無花」，實則有花。熟軟味甜，配風乾火腿，甚好。

清代《隨息居飲食譜》談「無花果」：「甘寒清熱，療痔潤腸，上利咽喉，中寒忌食。」無花果功效多樣，食用仍得依個人體質。



你的情緒我知道

友，曾認定我屬抑鬱質，如果他說得沒錯，那說明我站在情緒測試裝置上時可能處於和氣質不符的狀態之中。

如今各種人格測試APP大行其道，對人的分類更細，我見過分為九種的，還有十六種的。刷手機時，屏幕上常會蹦出一張人格測試問卷，誘導你一道一道題做下去，但最後結果總要花幾塊錢才能看到。而我因為捫門成性，迄今不知道網絡時代的自己到底算什麼類型。

了解自己的情緒或性格，究竟有什麼用呢？有人說，修養心性，保持

有一位企業家創業期間十分辛苦，母親擔心兒子累壞了身體，每天晚上守着門等兒子回來。有次吃飯時媽媽說：「兒子，不要這麼累了。」企業家低着頭邊吃邊答：「沒辦法啊，我除了我娘的兒子誰也不能得罪。」企業家原本只是一句調侃，想讓母親放輕鬆一下，抬頭時沒想到母親已淚流滿面。

還有一個玩笑說，有人在飯店門口用手電筒照星空，旁邊一個喝醉的人看到，就順着光柱往上爬，拿手電的人把燈光一滅，那個人就像從樹上掉下來了似的，一頭栽到了地上。小

父親曾經問我好些問題，我或許有解釋，但現在已經印象模糊。似乎每一個年代，子女都會覺得家長不了解自己，若再多說一會，很容易引起衝突，家庭矛盾因此而起。

今年初再看曹禺的經典戲劇《雷雨》，現代劇場導演對該作品有新的詮釋，但是劇中角色的矛盾，怎說也是老生常談。周樸園作為一家之主，並不了解太太繁漪的感受，更加不理解兩個兒子的理想和目標。一直以來，如何了解子女的心態，都是家長窮一生所要肩負的責任。在「你唔明

座孤島是諾能維特島，通過島上聖方濟修女修道院的建築便可辨認。而畫面左側和龍崖對應的山頂上，羅蘭塞克堡拱門的廢墟仍屹立不倒。前景有兩人正在湖面上泛舟前行，右側有一艘很大的蒸氣船緩緩駛入畫面。柔和的光線灑在左側河畔的住宅上，大量淺綠和淡藍色營造出靜謐安寧的氛圍，晴朗的天空與平靜的河面更凸顯了萊茵河風光之美。鑒於舒曼此曲的創作靈感涵蓋了科隆大教堂等萊茵河沿岸的著名景觀，因此

《優獸大都會2》(Zootopia2)熱映，戲裏動物們忙着破案，戲外觀眾們卻為另一件事爭論不休——配音。如今，外語片配上當地語言，成了獨屬動畫片的「特權」。只因小觀眾們識字不多，需靠耳朵走入故事。這份體貼本是美意，但同樣是配音為何感受天差地別？

此次內地版幾位演員為配角獻聲，結果引來潮水般的吐槽。網友嫌其生硬、出戲，像件未裁剪妥帖的外衣，套在熟悉的角色身上。於是，不少人轉頭懷念起第一集的粵語配音來。當年黃子華配的狐狸阿力，市井精乖裏藏着溫柔；容祖兒聲演的兔子朱迪，倔強與天真並存。那份活生生的「貼臉」感，至今令人回味。

可見關鍵並不在於配音的是專業配音員還是明星演員，而在聲線裏是否裝着一個「靈魂」。

心態平和。有人說，確定自己的人格類型才能獲得群體認同的安全感。還有人說，認識自己本就很有意義。其實，使個體成為個體的原因在於其差異性。那麼，真正認識自己，第一重要的還在於發現自己和某類或同類的不同之處吧。



時候都很喜歡拿着手電筒射向夜空，好奇手電光最後去哪兒了。醉漢沿光柱而攀，這是一個能讓人追憶童趣且有關仰望星空的「鹹」的玩笑。



啲喇」事件之後，某日我手機上的社交媒體程式，彈出了兒子幼童時的回憶相片。「你當時真的很可愛。」我對兒子調侃地說。「你要接受我成長的現實！」兒子戲謔還擊。就這樣，父子間更能和諧相處。



選擇巴赫塔此作可謂完美契合主題。但由於封面版式設計所限，畫作僅保留了和標題相關的古蹟景點，右側近三分之一的景觀均被裁切。

「碟中畫」舒曼《第三號「萊茵河」交響曲》/《龍崖、諾能維特島和羅蘭塞克堡拱門》



聲的靈魂

配音不是念稿，而是純粹依靠聲音的重新表演。它需要將自己徹底糅進銀幕上的那個角色，揣摩它的呼吸、感受它的情緒。好的配音，聽不見「演」的痕跡，只覺得那角色本就該說着這樣的方言，帶着這樣的語氣。

看了看職員表，粵語版《優獸大都會2》兩位主角的配音依然是黃子華和容祖兒，長舒一口氣。粵語配音多年來口碑載道，大抵就是源於此份執著吧。配音者藏身幕後，但依然在全心表演，用聲音豐富着角色的血肉，讓本地觀眾得以毫無隔閡地，跌進那個幻想世界。

